回憶老同學「楊德昌」導演

文・控工58級 王伯群

抱著畢業紀念冊,翻來翻去,一直希望能讓我再進入四十多年前,那一段僅僅 只有四年的大學生活日子,努力回想記起楊德昌的影子。突然有一種感覺,我們 這批交大人,在年輕的大學生涯竟如此平淡,天天都在教室與單調的圖書館間忙 碌,而忽略了那麼有才氣的同學。未能多了解及體會一下他的創作與藝術天份。

我對楊導演深刻的印 象是:一個身材修長,戴 著黑色粗邊眼鏡的「卡通 臉」,臉上永遠掛著笑 容;對同學總是很少說 話,卻很和善;不是天天 K 書的那一型,但是成績 卻不錯——這就是「楊德 昌」。畢業後,他出國, 而我留在國內讀書、工 作。相互之間的聯繫自然 不多。但是他在我的心目 中,卻不陌生,因爲不經 意的影劇消息,總是自自 然然的傳達到我們的耳 裡。因此他也成爲我教學



▲2005年3月,楊德昌學長參觀舊金山Genentech公司(楊育民學長提供)

時,常常勉勵學生的現成例子。不時的告訴學生,他們的未來是無限的。「你們雖然學的是控制工程,但是你們的發展會是多方面的」。可能幾年之後你們會是「新銳導演」,可能你們會抱回「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談到這裡,楊德昌獲獎後到交大的演講,是我們畢業後,第一次面對面相聚。當時聽他「意氣風發」地「娓娓道來」有關電影的心得與感想,真的「與有榮焉」。

接著也看到他赴法國坎城影展當影評人的報導。直到有次同學會,大家攜伴參加聚會的歡樂時光,是我們畢業後,第二次相聚。那次雖然感覺大家都已在各自的事業上有所成就,但是我可以明顯感覺到,同學們最有興趣的話題與對象卻是楊導演與他的電影事業,因爲其他同學,不管是在學術界,在研究界或商場上



楊德昌



當大老板的人,都是以工程爲背景,做工程相關的事,而獨獨他卻 是「電影」!你不能不暗自佩服他的「天份」。

記得前幾天(7月1日)的傍晚,突然在電視上看到一個不願意相信的消息,「楊導演在美因病去逝」,心情突然沈靜下來。不停地看著不同新聞台的報導,還是不願意相信。第二天「交大公共事務委員會」來電,問我知不知道這個消息,並且說他們在聯繫楊導演的同班同學,問我願不願意回答一些問題,我當然同意。安排的結果,「中天」記者就近把我從就職的中國科技大學會議中找出來,在校園的一角,要我回憶楊德昌在求學時代的情形。接著「民視」、「三立」也來採訪。

我當時說:楊德昌在大學時代就已表現出他對「漫畫」、「英文歌曲」、「藝術」的特殊天份,但是當知道他是「新銳導演」時,還是跌破了所有同學的「眼鏡」;至於最深刻的記憶是,我們的「控制工程系」系徽是他設計的,而且一直掛在交大工五館系辦的前面。

晚上各電視台報導楊導演大學生活的敘述時,我內心默默的祝福:「老同學『楊德昌』導演,安心的走吧!我們都以你爲榮。」太#

2007.7.7.



- ▲ 摘自1969 年畢業紀念冊,圖二立者為楊德昌學長、坐者為陳德玉學長;圖3為楊學長畢業感言
- ▼下段文字為 Friday, March 04, 2005 5:11 AM楊德昌學長給楊育民學長的email

Dear Pat,

Just came out of Million Dollar Baby. Clint Eastwood does it again to show the world that he is one of the best directors America has ever brought up. The script is very ordinary, if it is given to another director, it would have been easily made into a tear jerker. Clint made it simple, that is why it stays with you after you walk out of the theatre.

Simplicity is the hardest part of anything.

Best,

Edward